

## 繪畫中的莎士比亞 — 威廉·泰納

方秀雲 (Natalia S. Y. Fang)

〈之四：玩火屬性〉



泰納 / 〈從歐羅巴飯店階梯眺望海關大廈，聖喬治教堂及西德拉教堂〉(*The Dogana, San Giorgio, Citella, from the Steps of Europa*) / 1842年 / 油彩，畫布 / 61.6 x 92.7 cm / 泰德美術館



泰納 / 〈威尼斯的海關和圓頂教堂〉(*The Dogana and Madonna della Salute, Venice*) / 1843年 / 油彩，畫布 / 63 x 93 cm / 華盛頓國立美術館



泰納 / 〈威尼斯的一景，可能從莫契尼哥宮旁往下看的大運河〉(*Scene in Venice, probably looking down the Grand Canal from alongside the Palazzo Mocenigo*) / 1844 年 / 油彩，畫布 / 62.2 x 92.7 cm / 泰德美術館

泰納畫中闡述的精神境界，背後卻隱藏一項玩火的屬性，帶有粗爆的，鞭打的畫法，這瘋狂的作風或許根植於一段不為人知的記憶吧！

他父親是地方上的一名理髮師，發現自己的兒子有不凡的藝術天份，不但鼓勵他，更將他的圖畫掛在店裡，驕傲的宣揚泰納的才氣，這點倒讓他建立了繪畫的信心，然而不幸的，他有一個不尋常的母親，自從妹妹死後，她精神狀況就開始不穩定，最後得送到瘋人院，從 1786 年妹妹過逝直到 1804 年媽媽離世這段期間，他整個童年，青少年，與成年，得忍受這不堪的焦慮。他卑微的出身，滿懷的雄心壯志，使他不斷的往上爬，也想拋開過去的黑黯，但越如此，他性格變的更怪異，像個獨行俠一樣，雖育有二女，但一生未婚，還跟父親共住三十個年頭，他自己也患了嚴重的憂鬱症。

他童年的隱痛，始終伴隨著他，一直到生命的完了，此種痛，此種苦，此種抑鬱，使他發狂，他浪漫的風景畫更是那慟切之下的產物。

在 1831 年，他的一張〈卡尼古拉的宮殿與橋〉(*Caligula's Palace and Bridge*) 在皇家學院展出，它跟另一位知名的風景畫家康斯太勃(John Constable, 1776-1837) 的作品掛在一起，《文報》特別用「火與水」(“Fire and Water”) 的頭條字樣來形容這一左一右的兩件畫作。誰是火呢？當然，泰納莫屬。